



保险纠纷经典案例 分享

主讲人： 姚明丽
2022年9月25日

姚明丽律师简介

姚明丽律师，浙江杭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财产险诉讼部主任。擅长处理保险类项目与案件，主要从事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人身意外保险等保险合同纠纷，以及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保险费纠纷等保险诉讼案件的代理，具有丰富的保险类应诉、追偿等各类纠纷诉讼与项目经验。

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丹桂街19号迪凯国际中心14楼

联系电话：18606510595（微信同号）



目录 / CONTENTS

01 / 案例一投保人法定解除权问题

02 / 案例二不定值保险保险金计算问题

03 / 案例三团体意外险名单问题

04 / 案例四保险条款不利解释问题



投保人法定解除 权问题

(一) 基本案情

合同解除意思表示作出时间和对方收到时间

2020年5月12日（案涉事故发生前1个多月），该事故车辆投保人以“车辆转让”为由向保险公司申请商业险退保，并于2020年5月25日寄送了退保材料。保险公司于5月27日收到的申请。

2020年6月17日17时04分许，发生案涉交通事故。

产生保险责任

对方所称的退保意思表示生效时间

2020年6月19日，保险公司以转账方式向投保人退还剩余保险期间保费。

2020年底，死者李某的继承人向杭州某法院提起诉讼。

将争议诉请法院。原告代理律师认为案涉保险合同没有退保成功，保险公司代理律师案涉保险合同在保险公司收到退保材料时就已经解除。



(二) 争议焦点

本案焦点：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就肇事车辆的商业保险合同是否在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前已经解除，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对案涉交通事故承担商业保险的理赔责任，即保险合同解除时间问题。

投保人



保险公司



保险合同何时解除





(三) 不同观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合同的解除时间：

一种观点认为：在投保人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并将意思表示送达给保险人时，就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另一种观点认为：需投保人和保险人达成合意，并由保险人退还剩余保费后，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四)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采纳了原告代理律师意见，适用合意解除相关规定作为案涉保险合同是否解除的判断标准，即保险合同的解除需要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在投保人向某保险公司寄送了退保申请书后，某保险公司需要举证证明其也已经书面或者口头通知到投保人保险公司同意解除保险合同，否则案涉保险合同属于没有解除状态。

二审法院认为，按照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投保人享有法定解除权，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自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保险人时合同解除。结合投保人退保申请书是在案涉事故发生前1个多月寄到某保险公司的事实，案涉保险合同在案涉事故发生前早已解除，某保险公司无需对合同解除后发生的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金责任，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某保险公司无需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金责任。



(五) 案例典型意义

- 1、区分开保险费交纳、退还时间与解除权行使属于不同概念。
- 2、提供认定投保人任意解除权行使的可参考可复制标准。
- 3、为保险行业从业人员提供保险合同解除、保险费处理等实务操作方法。



(六) 法定解除规定

法定解除，是指根据法律规定而解除合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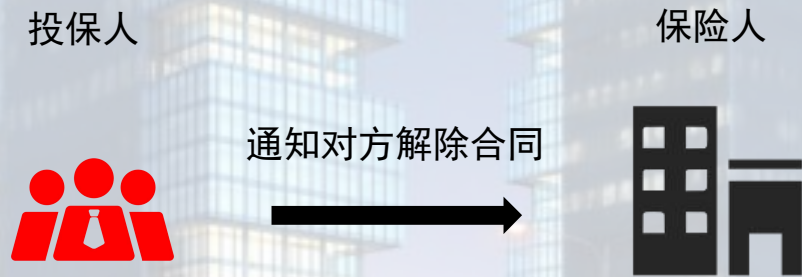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七) 解除权的行使

解除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



依法定或约定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经其单方面意思表示且不必待对方的承诺即可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



不定值保险保险金 计算问题



(一)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某纺织厂将其自有的机器设备、存货等向某保险公司投保财产基本险，机器设备和存货都是按照估价投保，保险合同约定机器设备的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重置价值，存货的保险价值为出险时的账面余额。

保险期间内，某纺织厂发生火灾事故，造成部分机器设备全损、部分机器设备部分损失以及存货受损。某纺织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全损机器设备按照重置价值赔偿保险金，存货损失同意保险公司定损金额。



(二) 争议焦点

全损机器设备应当按照出险时重置价值
还是实际价值赔偿保险金？



(三) 不同观点

被保险人认为针对全损机器设备，应当按照重置价值即全新机器设备购置金额赔偿保险金，理由为如按照出险时机器设备实际价值赔偿，必然导致即使在机器设备全损情况下，无法按照保险金额足额赔偿，违背按照保险金额赔偿保险金的投保目的。

保险公司认为对于全损机器设备，属于不定值保险范围，按照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应当按照出险时机器设备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赔偿金额。



(四)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如按照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计算损失，则会出现投保人为了得到足额赔付，约定较高的保险金额并缴纳较高的保费，但在发生全损时得到的赔付金额低于保险金额这一“高保低赔”的情形，当保险标的发生全损时，被保险人对受损财产存在重置或重建的需要，也即固定资产全损时应为被保险人置换全新状态资产，则机器设备全损时其损失应当按照保险价值计算，故应当按照机器设备重置价值赔偿保险金。

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观点一致。



(五) 案例引发思考

1、机器设备按照出险时的重置价值赔偿保险金是否与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关于不定值保险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规定相冲突？

2、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与出险时实际价值不一致时，如何确定保险赔偿金？



(六) 案例保险实务问题

1、重置价值不同于实际价值，法院简单按照重置价值赔偿保险金明显违反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应如何约定保险价值？

保险术语中（GB/T36687-2018）6.4.7规定：“实际价值：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出险的保险标的的重置成本扣除折旧、磨损后残余的价值。”4.3.2.6规定：“重置价值：采用相同类型和质量的材料及工艺过程替换或重建受损保险标的，以使其达到但不超过保险事故发生前物理状态和性能程度所发生的费用。”

保险合同如何约定保险价值：重置价值还是实际价值？



(六) 案例保险实务问题

2、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实际价值情况下，如何按照保险金额赔偿保险金问题？

保险金额是在承保保险时为了厘定保险费以及确定保险金赔偿最高限额的依据，同时也是核定是否属于足额保险还是不足额保险的依据。

不定值保险按照出险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赔偿保险金属于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内容，不受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影响。



团体意外险借名投保 问题



(一)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胡某1以其妹妹胡某2的身份与某公司签订《劳务协议》，在某公司从事保洁工作。2020年5月18日，某公司为其雇员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记名名单中列明的是胡某2身份信息，身故保险金额70万元。

2020年6月13日（保险期间内），胡某1在进行保洁工作中，被案外人某管理公司员工黄某驾驶的叉车碰撞后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某公司与案外人某管理公司共同赔偿胡某1家属130万元，胡某1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将案涉人身意外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转让给某公司。某公司提起诉讼。



(二) 争议焦点

借名投保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承担给付
保险金责任？



(三) 不同观点

投保人某公司认为，尽管胡某1冒用胡某2身份与投保人签订劳务合同，但胡某1确实属于投保人员工，投保人本意也是为死者胡某1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类比工伤保险中审查实质劳动关系情况，应当认定胡某1为实际被保险人。

保险公司认为，案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属于记名保险，名单中没有包括胡某1，胡某1就不属于被保险人范围。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都是在事故发生后才知道胡某1冒用胡某2身份情况。可见，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双方没有就为死者胡某1投保保险达成过一致意思表示。



(四)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没有就胡某1是否属于实际被保险人问题进行论述，而是认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该保险金的支付请求权具有人身关系属性，属于被保险人继承人的专属权利，依法不能转让，最终判决驳回投保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同意保险公司观点，认为从保险合同订立角度来看，某公司关于其实际是为胡某1投保，并非为名单上的胡某2投保的说法，该要约的真实意思并未被保险公司所了解并接受，双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意思表示，故某公司向某保险公司追偿起赔偿给胡某1家属的款项，缺乏合同依据。



(五) 本案典型意义

1、法院严格按照合同要约、承诺的成立要件对于保险合同中关于被保险人名单约定内容进行判断。

2、法院没有随意扩大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公司的合同附随义务，即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公司是否负有实质审查被保险人真实身份信息义务？

3、确定在团体意外险投保过程中，应由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身份信息进行审查，因为身份信息并不涉及晦涩难懂的保险专业问题，完全属于投保人明确其想为谁投保保险的自由意思表示范畴，理应由投保人对于被保险人身份信息真实性负责。



保险条款不利解释 问题



（一）基本案情

2016年12月，黄某向某银行借款，为了保障银行债权，黄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75万元，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保险条款第六条约定：“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人身故、残疾或烧伤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四）被保险人违法、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2017年5月（保险期间内），黄某乘坐的货轮发生爆炸事故，某海事局出具事故调查报告，认定黄某违规实施明火作业，造成爆炸事故的发生，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九条，《水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则》第三十一条。后某银行作为保险合同第一受益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



(二) 争议焦点

保险条款第六条（四）约定“违法、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否只有在构成犯罪行为情况下才不赔偿保险金？

（三）不同观点

某银行认为，保险条款第六条（四）约定内容，实质上是针对只有在构成犯罪行为情况下，才不赔偿保险金目的，在黄某已经因为案涉爆炸事故死亡且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况下，不能得出黄某构成犯罪的结论，保险公司应当赔偿保险金。

保险公司认为，保险条款第六条（四）中约定，违法、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属于三种并列情形，不应当限缩为一种犯罪行为进行解释。而某海事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已经明确认定黄某行为违反了哪些具体法律规定，足以说明黄某存在违法行为，符合该第六条（四）约定的违法行为不赔偿保险金约定内容。



(四)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某海事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中认定的事实和法律内容，没有经过我国审判机关的认定和裁判，不能以此当然认定黄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导致自身死亡。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二审法院同意保险公司观点，认为某海事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已经明确界定黄某行为违反了我国具体法律规定内容，符合保险条款第六条（四）列明的违法行为无需给付保险金的约定，据此改判保险公司无需给付任何保险金。



(五) 本案典型意义

1、法院严格按照保险条款文义进行解释，对于保险条款意思的唯一性进行确认，没有随意扩大或者限缩保险条款的解释。

2、对于保险法第三十条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参考意义，首先是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其次在条文有两种以上解释情况下，才存在适用不利解释的可能性。

3、在涉及被保险人死亡情况下，坚持从保险合同条文内容本身进行审理，尊重保险合同的“商事合同”属性。



感谢聆听

浙江杭经律师事务所 姚明丽律师